

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人，一个过去名不经传的普通工人，递给我们一管笔。这是一支铁笔，近二尺长，拇指般粗细，至少4斤重，手常湿的地方，明晃晃的，明显比别的地方细出许多。

掂着这沉甸甸的笔，我们似乎掂出了他迈向书法艺术高峰所负的重荷。

他，省焦化厂的工人钟森康。1974年，在原单位——陕西化肥厂会议室举行工人书画展。钟森康进入展厅，飞速地转了一圈，渐渐地圆脸拉长，脸先红后紫又转青，眼珠慢慢浮起一团火。猛地，他拉开门，向厂工会办公室奔去。

我只会实实在在做人

——人生遇思录 刘隆有



1 黑格尔说：愤怒出诗人。诗人是令人羡慕的。我多么想做诗人；却不敢放纵自己的情感。我怕被嘲为浅薄，我怕被斥做偏激，我怕实践那条古训——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

我知道，我因此写不出大气磅礴、惊天地而泣鬼神那样辉煌的诗篇。

2 莎士比亚说：诗人是疯子。

诗人是令人羡慕的。我多么想做诗人；却不敢放纵自己的言行。我怕被视为放浪，我怕被指为癫狂，我怕应了那条古训——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我知道，我因此写不出天马行空、神龙入海那样波诡云谲的力作。

3 忘记了谁说：诗是血管里的血，眼睛里的泪。

血，我有，尽管属于贫血；泪，我有，虽然两眼常显干涩。诗，我也许会有吧？尽管它也会属于贫血，虽然它也会常显干涩。但它既是我的血泪我也会倍感珍贵。

敞帚尚且自珍，何况是泪？何况是血？

4 唉，我多么想做诗人；但无端的怒，我不能；放纵如痴，我不能。

让血在血管里静静地流，让泪在泪腺里默默地涌——实实在在，真真切切。我只会如此做人。

——虽说当不了诗人，或许会写出真切的诗篇。

农忙时节

张富汉摄



衣带渐宽终不悔

——记工人书法家钟森康

刘纪生 苏向东

他的作品，他胸脯急剧地起伏着，冲着工会主席问。



“冷静点”，工会主席递过一支烟，“你的作品章法也可以，可

评委们认为笔力不足，所以……”

“他们懂个屁？”

钟森康头一歪，屁股一拍腾腾奔了出去。后来他又去了展厅，对展出的作品一幅幅地看，渐渐地，心跳了，脸红了。他奔回宿舍，叫醒了一个当车工的哥们，连夜进厂，车好一管铁笔，从此，与笔结下不解之缘。

西安碑林是他常常光顾的地方，为此差点被人当贼抓了。那天，他早上进去，摸摸王羲之的字，又去看怀素的碑，看着看着，突然听人大喝一声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抬头一看，两个戴袖章的人横眉立眼地奔过来，不容分说，把他推到治安办。

“天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在那儿鬼鬼祟祟地干啥。”

“我，我是学书法的……”折腾了近两个小时，治安办才放了他。

钟森康，觉可不睡，饭可不吃，家可以不娶，但字是每天非写不可。

“森康，看一下娃，我去洗洗尿布”。

妻说。

“你走吧，”钟森康把孩子向床里挪了挪，给孩子外边放个枕头挡着，又走到书桌前，直到一声刺耳的哭叫骤然响起，他才扭回头，只见孩子掉在床上，头上起了包，脸也擦破了。

还有一件事，更令人啼笑皆非。那天，在耀县医院儿科住院部病

房外，几个人窃窃私语：“快去看，神经病，白天黑夜坐在地上写？”

“太可怜了，你瞧小腿肚子烂成啥了，也没人管管。”

这里人们说的就是钟森康，只见他衣服脏兮兮的，黑而粗的脸上，络腮胡子和长长的头发连在一起，眼珠上布满血丝，伸开胸坐在水泥地板上，腿旁用茶杯放着清水，手里握着铁笔，不停地在水泥地上写着，写着。头上热汗沿着脸颊淌着，背心和皮肉沾在一起，一群苍蝇在小腿跟前嗡嗡叫着，飞来飞去。

“你给娃把药吃了么？”妻子端着饭盒来到他跟前，他抬起头，抱歉地站起来，刚走一步，哎呀一声倒在地上。妻子过来扶起他一



刊头设计 刘靖宇
本版编辑 叶广岑

看：“你咋回事，小腿烂成这样子，也不去看看。”

钟森康哭笑不得，儿子患先天性肝硬化、眼斜视、贫血，又跌下几米深的沟里，两个脾摔破，动了手术，花了近千元，自己平时写字用的笔、墨、纸，哪个月不花上几十块，经常连吃饭也是一个烧饼混一顿，哪有钱看病。可也怪自己，儿子住院，自己陪护，非要每天练字不可，这不，人家大夫护士嫌臭不让写自己又用清水写，结果蹲在地上，腿肚子被汗水浸烂，开始化脓。

三

合上历史，我的心在黄水里翻腾着。我听见纤夫号子在喊，中国人把自己拧起来，黄水永远是中国的血脉。

写给我的婆母

(散文) 周宝琴

五年前，一个冬日的黄昏，第一次，我走进这家陌生的大门，记得，你是第一个从屋里迎出来的，两手沾满面粉，腰里系块围裙，满头银发，一脸慈祥。我发现，你很像我已故的母亲，心说：“这就是我未来的婆母吗？”

几天后，当儿子征求你对媳妇的意见，你说：“乖着哩，知书达理。”

从此，我对未来的婆母有了第一个好印象，我发誓以后当个贤慧媳妇，待老人如同生身母亲。

我们常常谈起你。毕业了，他被分配到陕南山里，想不通，呆在家里不去单位。你几次三番，劝说儿子，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，要服从组织分配。

逢年过节，我们都回来了，你便天天象过年一样欢喜，你微笑着，磨好米凉粉，你微笑着切大块的肉往锅里炖，你微笑着烧好火炕，为我们铺好床，连枕头也放到一堆。于是，我盼望放假，我觉得我的新家充满温馨。

好火炕，为我们铺好床，连枕头也放到一堆。于是，我盼望放假，我觉得我的新家充满温馨。

钟森康曾发过誓，十年练笔，绝不参加任何展览，任何比赛。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后来，他的文友，偷偷地把他的作品送出去，结果，每次参赛，每次获奖，后来选中到中国美术馆展出，且送日本展出并出售。去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，四川举行“峨眉杯”全国书法大奖赛，他决定写几幅参加，练到半夜，一出门，狂风夹着泥沙扑面而来，打得他双目难睁。他骑着车子回家，刚到大桥边，一辆卡车

每次走，你总是将大包小包都装满，亲自提着最重的包，把我们送出村，然后站在村口，直望着你的孩子们消失在视野里。好多次，我不忍回头，我怕看到那满头银发，那双昏花的老眼总爱流泪。

有一次，我和他闹了点矛盾，过“五一”没回去。第二天，你亲自来单位，把我叫回家去，做好吃的送到我的手上，我偷望他一眼，他笑了，转身走出屋去。我望望你，发现你正含笑望着我，那眼神好动人。

当你得知你快要抱小孙孙了，高兴得不知说啥好，于是，每顿饭我的碗底，都藏着两个荷包蛋，我将蛋又拨给你，你只接受过一回，眼睛里盛满笑意……

孩子春天才会出生，你从头一年夏天起，就忙着做小宝宝的衣服、小棉被，还有两个巴掌大的小棉垫。我不认识这个三角形的小玩意，问他，他自作聪明，拿来戴在我脖子上，以为是护帘，刚戴好，你就走了进来。我窘得脸上飞红，忙忙拽下来，你却装没看见，走了出去。

那天夜里，我突然觉得不适。你走进来，那双含着深情含着兴奋的眼睛望着我，摸摸我

车过秦岭

望眼终南已入天，
嗖嗖风劲扑人面，
一样阴晴众壑殊，
回首驻车方大悟：

汗青

汽车倏忽山上边，
雷声掠过涌云烟，
两重碧草列苍翠，
行过天涯不见山。

求大夫说：“这人就是这脾气。他要回家就让他回。”就这样，说服了大夫，把他抬回家，放在书桌前，等他缓过劲来，扶起他写完了条幅。妻子替他掖好，寄出去了。

当然又获奖了。

黄水

金军

黄水浩浩荡荡，
黄水极富生命力，
黄水本不是天上来的，
它从纤夫动荡的号子里流出，
流过秦腔曲牌流过同州梆子，
流过弯弯的渭河厚厚的血统，
流进风吼马嘶的峡谷，
如今黄水，
是夸父喝剩的那一杯，
埋手杖的地方不但长起那林，
还长起大刀长矛，
还长起秦腔、白杨、火红的